

「长篇小说」

西北烟王



青春遭遇国殇之痛

一路险象环生的逃亡

诉说1941年的抉择

从沦陷区到解放区

一段危机四伏的跋涉

爱国总有鲜为人知的传奇

乌安诗云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南昌）（赣）出字11号

西北望

乌安诗云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第四一三三） 第一版一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望 / 乌安诗云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210-05272-2

I. ①西… II. ①乌…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9823 号

西北望

乌安诗云 著

策划组稿:王一木

责任编辑:李月华

书籍设计:游 珑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143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69 千字

ISBN 978-7-210-05272-2

赣版权登字—01—2014—9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29.8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人物表

舒静仁:故事主人公,无锡人,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读书会成员,后辗转 to 陕甘宁边区,任八路军文化教员

阎少泓:舒静仁中学同学与好友,与舒静仁一同逃离沦陷区后加入国民党军部队,后任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电讯组副组长

余贵生:舒静仁儿时好友,与舒静仁一同逃离沦陷区后加入鄂西北安崇山上的一支土匪性质的抗日游击队

阿 杏:阿香妹妹,与舒静仁一同逃离沦陷区,至陕西镇安失踪

阿 香:阿杏姐姐,与舒静仁一同逃离沦陷区,至常州附近自缢身亡

徐素琴:中共上海地下党党员,读书会负责人,舒静仁上海同学

冯秀珍:舒静仁上海同学,后到延安部队文工团

曹文轩:舒静仁上海同学,后到延安,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某营政委

舒斐嘉:舒静仁大哥

舒钊卿:舒静仁族亲,维持会会长

吴雅玲:舒静仁上海同学

小 凤:阎少泓妹妹

阿 发:余贵生舅舅,镇江渔民

老 胡:国民党鄂西北某部负责招募新兵的人

郑 天:鄂西北农民,郑地哥哥

郑 地:鄂西北农民,郑天弟弟

莱德克:飞虎队成员,轰炸日军机场时受伤,后被舒静仁等人护送至安崇山游击队驻地

刘平顺:安崇山农民

马全福:安崇山游击队首领

陈旅长:国民党军鄂西北某部旅长

葛连长:国民党军陕西安康某部运输连连长

兰 娟:国民党军陕西安康某部护士

徐兆铭:徐素琴伯父,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时任东北军军长

老 夏:八路军某部排长,赴边青年学生的领队

黄钰莹:赴边青年学生,后任保安八路军某部医院护士长

朱智杰:八路军某部营长,后因犯错误被降为连长

王小芹:陕西保安小王庄农民

高世雄:八路军某部副团长,黄钰莹新婚丈夫

杜向群:八路军文化教员,延安整风运动时被冤屈为国民党特务,后平反

目 录

楔 子	邂逅舒老 / 1 /	第 10 章	镇江奇遇 / 64 /
第 1 章	愁别上海 / 4 /	第 11 章	铜陵历险 / 72 /
第 2 章	忧心返乡 / 10 /	第 12 章	神秘老胡 / 78 /
第 3 章	亡父之痛 / 16 /	第 13 章	曲折抵汉 / 84 /
第 4 章	重大决定 / 21 /	第 14 章	虎胆孤鹰 / 89 /
第 5 章	结伴出逃 / 30 /	第 15 章	智送莱德克 / 96 /
第 6 章	密谋行程 / 39 /	第 16 章	神农架枪声 / 103 /
第 7 章	月下离家 / 44 /	第 17 章	穿越封锁线 / 109 /
第 8 章	遭遇鬼子 / 50 /	第 18 章	过贺家湾 / 114 /
第 9 章	夜半哭声 / 58 /	第 19 章	竹山分别 / 119 /

第 20 章	智斗陈旅长 / 127 /	第 29 章	保安新生活 / 189 /
第 21 章	竹溪览胜 / 135 /	第 30 章	排查第三者 / 195 /
第 22 章	醉酒安康 / 142 /	第 31 章	窑洞婚礼 / 200 /
第 23 章	离奇失踪 / 151 /	第 32 章	巧遇旧知 / 205 /
第 24 章	西安被囚 / 156 /	第 33 章	打架风波 / 210 /
第 25 章	巧入七贤庄 / 164 /	第 34 章	小王庄支农 / 217 /
第 26 章	向北进发 / 170 /	第 35 章	校友探望 / 221 /
第 27 章	夜宿胡家铺 / 175 /	第 36 章	奔赴新战场 / 225 /
第 28 章	冰糖事件 / 182 /	后 记	套中套 / 233 /

楔子 邂逅舒老

认识舒老纯属偶然。那时他已90高龄,被圈在家里哪也不能去,他的家人和他约法三章:其一,不得擅自去建筑工地。那里太危险,万一掉块砖头下来砸着了怎么办?其二,不得擅自去地铁工地。那里布满大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其三,不得擅自去别人家串门。万一有个什么不测,不是给人家添麻烦?家人甚至还威胁他说,如果不听,就把他锁在家里。

舒老不无惆怅地说,这些地方都是他平时最爱去的地方,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楼房越建越高,百看不厌。再说地铁都建到了家门口,如何修建的,他过去从没见过,很想去看看。去别人家串门更是他的最爱,老同事、老朋友之间有很多共同话题,想说的话总也说不完。受制于家人的无限关怀,这些地方都不能去了,只得待在家里,以免在外“惹是生非”,他把这种生活叫“关禁闭”。

被关在家里的他实在闲不住,有时溜达到门口,想给邻居说说过去的事,刚张嘴人家就跑开,他的故事人家都听腻歪了,说“又来了又来了……”无奈的他只得闭上嘴。

他的家人要他学乌龟,没事躺床上,少说话,多静养,也别胡思乱想,他说这和死人没什么区别。

好在每月有一次“放风”——他把每月一次的理发称作“放风”——这是经家人同意的唯一的一次外出机会。因为机会有限,所以倍加珍惜,每次理发,他都要求理发师傅尽量放慢动作,时间拖长点,以便让他在外边多待些时间,多呼吸点外边的空气。他的要求显然无理,人家理发店都想多做生意,谁愿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他那没几根头发的秃头上。为此他很沮丧,背着手,摇晃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四处找寻,终于在街边旮旯里找到个小理发店。理发师傅是个上年纪的人,曾在国营理发店工作,早已退休,吃穿不愁,只是闲不住,重操旧业不为赚钱,只为打发时间。两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一个爱说,一个爱听,理一次发可以泡上几小时,他的头发几乎是一根根剪出来的。

平常在家,枯燥乏味,他便想方设法“制造事端”,常用的手法就是惹“老领导”生气——他把他的老伴称作老领导。惹她生气的办法很多,基本上都是在

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务琐事上故意弄出些纰漏来，惹“老领导”骂他。他说这招还很管用，“老领导”每每见他没把事情做好，就絮絮叨叨地来数落他：“你看看，你这人呀，真是老糊涂了啊！”每当这时，他就很得意，死气沉沉的家终于又热闹了。但话又说回来，恶作剧也不能搞过头，“老领导”真要是气出毛病来也不是好玩的。

我认识舒老，正是在他处于这种极为不利的状况下。

事情缘于一封“年信”，如果不是那封“年信”，我或许与他的故事失之交臂。那封信是舒老写给我父亲的。父亲是他的老同事，母亲过世后，便在几个子女家轮流住，时值轮到我家。那天下班回来，进门就见到放在桌上的这封信，信封右上角的一行小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年信第30号”，征得父亲同意，我打开了这封信。

信有三四页纸，字迹工整，字里行间，他都在向老同事诉说心中苦闷。

我被这封信的幽默言词吸引，心想，既然是第30号“年信”，前面应该还有29封，于是向父亲索取到这些信，当晚躺在床上，按编号顺序一口气将这些信全部看完，此时已是深夜，我却被这个素不相识的老头儿搅得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这个顽皮的老人。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如果能见到他，当面聆听他的故事该多好！他的故事虽然别人听腻了，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

第二天，我把想法告诉父亲，父亲拨通他的电话，一番交谈后，父亲放下电话说：“他说欢迎你去。”我喜出望外，恰好明天是星期天，当即决定，明天一早就动身，乘早班火车去，当天去当天回，听故事和上班两不误。父亲特别吩咐说，老人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早饭后看书看报或进行其他活动，午饭后休息，下午4点起床，吃过晚饭开始写东西，晚上12点入睡，所以拜访时间只能是上午，其他时间不许打搅他。

5月的N市，春意盎然，到处披挂着浓绿的盛装。市中心偏南方有条狭长的湖，湖边有条大街，叫盛王大街，折角的丁字路口有个“盛王苑”小区，老人便住在这。

进入小区，一溜5层楼房依次排列。正在查找老人的门牌号时，远远望见前面那栋楼房的一楼玻璃窗上贴着一张戴眼镜的“老脸”，虽没见过面，觉得就是他，父亲已将我到达N市的时间电话告知了他，想必他已在此等候了。我试探着隔着玻璃窗喊了声：“舒老——”听到喊声，那张“老脸”现出顽皮的笑，然后倏然消失，接着门开了，他恭恭敬敬地站在门边迎我进屋。

他看上去气色不错，走路也很稳健，竟然没用拐杖，只是比我想象的还要瘦些。因为瘦，头发稀疏的脑袋就显得特别大。见到我，他寿眉高挑，露出满口雪白的牙，因为太白，我一眼就看出是假牙。

见面没几分钟，他就把我称作老朋友，并把我引见给他的“老领导”。“老领导”颤巍巍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扶着个类似婴儿车的带轮子的铁架子挪动着脚步，吧嗒了几下干瘪的嘴，算是和我打过招呼。寒暄之时，见客厅正中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黑白照，一看就是老照片翻洗放大的。照片上是一对青年男女，女的坐在前面，短发，旗袍，富态典雅，风姿绰约；男的站在后面，着西服，打领带，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正想打听照片上的人是谁，从外面进来个小老头，刚开始我还以为是邻居，介绍后才得知是他儿子，就住在楼上。他儿子与他有几分相像，瘦高个子，温文尔雅，花白的头发向后梳理得很整齐。他像是过来做例行检查的，也没坐下，目光警惕地四下搜索，听说我是他父亲的朋友，未见其他异常，便转身出去了。

舒老有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书房，外面有个小阳台，阳光穿过门窗照射进来，照在他的书桌上。他坐在一张老式藤椅上，藤椅上的藤皮都发白起毛了，有几处已磨破，用透明胶带缠绕着。

起初，我是抱着听一个上午的打算而来，但很快发现一个上午的时间远远不够，我立即改变主意，决定用仅剩的几天年假来听完他那段抗战故事。

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我每天上午坐在他的小书房，听他侃侃而谈。

早先，我曾认定自己“逮住”了一个爱说故事的老头，现在有故事的老头不少，爱说故事的不多。没想到后来这种感觉悄悄发生变化，我倒有种被他“逮住”的感觉，他几乎动用了一切手段，目的是把我稳住，然后向我倾泻他的故事，直到我被迫“逃离”N市赶回去上班，他的故事都还没讲完。

舒老的故事始于70年前，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份，日本人已经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随着舒老故事的展开，我逐渐融入他的世界，并被他带着一同飞翔，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来到烽火连天、灾难深重的旧中国……

第1章 愁别上海

1941年底,离寒假还有一个月时间,正在上海读书的舒静仁不得不提前离开校园,急匆匆返回老家无锡。

舒静仁生于无锡,父亲经商,家境较为殷实,1938年,他在无锡的公立中学毕业后考取上海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美国人创办的一所西式教会大学,他到学校的时候,“八·一三”淞沪战役刚结束几个月,日本人已占领上海,为避战火,学校迁往公共租界内的南京路大陆商场,与相继迁来的沪江、东吴、之江以及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组成上海联合基督教大学。当时的租界犹如战火中的孤岛,舒静仁得以继续学业,但是到了1941年底,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火,同盟国对日宣战,盘踞在上海的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租界。租界被占领,犹如失去了避风港,不少外籍教师回国,外地学生纷纷返乡。舒静仁此时离毕业还差半年,原打算坚持读完最后一学期,拿到毕业证,可眼下就连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月都难以坚持了,他考虑再三,最终决定离开上海。

促使舒静仁回无锡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几天前他刚接到家人的一封来信,说父亲病重,望他速归,两件事加一块,他决定立即踏上回家路。

临行之前,他去和徐素琴告别。徐素琴和他曾是上海联合基督教大学的同学,不过她是从原东吴大学合并过来的,同学期间,他们都是该校秘密组织读书会成员,徐素琴是该组织负责人,组织上是他的领导,思想上是他的引路人。后来圣约翰大学迁回原址,两校分开,读书会仍维持活动。抗战时期,我地下党为推动全民抗战,在爱国青年中广泛组织学生运动,称为党的外围组织,学生运动受地下党领导,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里的读书会,正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组成部分,他们以读书为纽带,传播革命知识,提高思想觉悟,日后,很多进步青年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听说他要走,徐素琴并没感到惊讶,日军占领租界后,地下抗日活动受到极大破坏,很多外地同学都在陆续回老家,读书会也被迫暂停活动。她问他什么时候走,说要送送他。他说明天乘火车回,票已买好了,婉拒了她的送行,说读

书会虽暂停活动,她留在上海还有很多事要做。两人没说几句话就分手,他说要回去收拾一下。

他在离学校不远处的一个弄堂里租了个房间,位于一幢居民楼顶层的阁楼上,房间很小,原是主人用来堆放杂物的,房租不算贵。学校本来是有集体宿舍的,他租住在这里是为了静心学习,而且家庭条件允许。读书期间,他每天都要往返于学校与住所两地,日复一日地过着枯燥而乏味的读书生活。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学校图书馆看书至关门,学校图书馆藏书较多,其中不乏违禁书籍,他的兴趣爱好较广泛,正因为看了不少违禁书籍,受到某种思潮影响,后来他才参加了读书会。

回到租住的阁楼,他把准备带走的衣物、日用品类的东西都装进了皮箱,把刚在街上买的几包上海小吃也塞了进去,这些小吃都是他父亲平时爱吃的,每次放假都要带些回去。该带走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他开始收拾带不走的東西,这一走就不知何时再能回来,就打算把它们送给房主,房主平时对他多有关照。

听说他要走,房主无声地摇了摇头,她对眼下这场战事也很无奈。房主跟着他上到阁楼,看见地上堆放的几件什物,说了几句客气话,就拿了下去。

房主走后,他也没其他事,坐在床边,看着地上的行李,想到明天就要走,就要离开读了近四年书的上海,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特别是想到离开读书会,离开徐素琴和同学们,心里就有种空荡荡的感觉。

舒静仁赶到上海北站的时候,离发车还有半个多钟头。他身着一袭长衫,头戴礼帽,提着一口大皮箱,从人力车上下来,付过车费,驻足朝站前广场望去。

广场上很嘈杂,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其中不少是返乡学生。每年寒暑假,他都要从这里坐车回无锡,对这座车站十分熟悉。广场北端矗立着一幢英式四层楼房,那是集售票房、候车房与行包房为一体的车站大楼,楼的顶端书写有“上海驿”三个黑色大字。他清楚地记得,刚到上海那年,该楼曾遭日军飞机轰炸,当时只剩下残垣断壁,日军占据上海后,简单修复后便恢复了通车,将原名上海北站改为含有日文意味的“上海驿”。

在候车房门口,他买了份当天的报纸,进到候车房内,在长椅上找了个空位,便打开报纸看了起来。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引起了他的关注,细看内容,说的是日军在汪伪的协助下一举破获军统上海站一窝点,抓获大部分成员及主要头目,该窝点被日军彻底捣毁。看完这条消息,不由得使他想起在上海听闻的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

舒静仁刚来上海那年,上届同学经常谈论“八·一三”淞沪战役,那是日本

人攻打上海的一场恶战,打得很惨烈,当时正临近寒假,很多学生都去了前线,自发加入市民慰问团,慰劳前沿阵地的国民党军官兵,给他们鼓气,嗓子都喊哑了。战役之初,大家都对这场战役抱有很大希望,认为中国守军能够守住上海,当时国民党军方面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投入了两倍于日军的兵力,有很大胜算,结果坚持了三个月,最终还是以撤退收场。撤退过程中,由于组织不力,现场秩序混乱,官兵和辎重拥挤在一起,被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尸横遍野,景象惨烈。战役结束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同学们多少带着有点失望的心情重新回到租界内的课堂。

舒静仁虽未能像他的师兄师姐们一样亲历“八·一三”淞沪战役,没能上前线去给国民党军鼓气,但读书的三年半时间里,他曾无数次亲见血腥场面,记忆最深的是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那件事。

那年,临近寒假的一天夜里,他从学校图书馆出来,天空飘起了雪花,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昏暗的街灯下,白絮般的雪花飘到灯下才能看见,冰冷地落到脸上,立即就化成了水,顺着面颊往下淌。他一路小跑地冒雪往家赶,在这寒冷的雪夜,他身穿单薄的校服,为磨炼意志,他坚持不穿母亲缝制的棉衣,用跑步来抵御寒冷。刚跑过一个弄堂口,一辆黄包车迎面驶来,因躲闪不及,溅起的雪水落到他裤腿上,他下意识地瞥了那辆车一眼。车在前面不远处的院门口停下,车上下来一位体态略显肥胖的中年男子,身穿黑呢大衣,头戴黑呢礼帽,胳膊夹着黑包,下车撑起一把黑色的伞,付过车费,往身后看了一眼,恰巧与舒静仁的视线相对,他的眼神中带有几分警惕。四周静悄悄,只有无声的雪,那人撑着伞向院门快步走去,走到院门口,停下来低头点烟,划了两三根火柴才把香烟点着。

就在这时,对面的弄堂里突然窜出四五个人来,他们好像早已守候在此,就等着他的出现。这几个人都身穿黑色便衣,朝他快步跑过来,路面铺着雪花,掩护了他们的跑步声,几个人边跑边从腰间抽出利斧,到了跟前,照他脑后就劈,黑呢大衣人连声都没吭就扑倒在地,几个人上去又补了几斧子,看着没动静了,这才迅速回撤。这个时候,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他们身边,几个人迅速钻入车内,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切就在舒静仁眼皮底下发生,只有短短的十几秒钟,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看得真切,呆若木鸡,许久才反应过来。此时,他身上已不知不觉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花,而他已经感觉不到冷,反倒是冒出一身汗了。

雪仍在不停地下,他站在原地,四周空寂无人,他远远地朝地上的人望去,

刚才还是活生生的,现在已经不动了。舒静仁木讷地朝前挪动脚步,挪到跟前,就着昏暗的街灯,看到那人面朝下趴着,脑浆迸裂,肩背上有几道深深的斧印,利斧穿透了他的外套和内衣,深及骨肉,还在汩汩地往外冒着乌黑的血。带着体温的血将他身边的白雪融化,殷红的血水向地势较低的地方流去,不远处的雪地上,那人刚抽了几口的香烟还在冒着烟……

舒静仁一阵恶心,双手紧捂嘴,本想离开,又忍不住再凑近看,他注意到那人背上还有张字条,显然是那些人留下的,字迹被雪水浸润,有些模糊,却还能看清,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汉奸下场”。

回到阁楼,舒静仁久久地坐在床前,身上的湿衣服也没换,就那么呆呆地坐着,满脑子都是刚才看到的血淋淋的一幕,和“汉奸下场”四个大字。他仿佛自己被人用斧头在脑袋上重重地砍了几下,原有的生活规律就此停摆,他甚至不记得打开灯,不记得关上窗户,也不记得拉上窗帘,任凭窗帘被风吹得呼呼作响,任凭窗外雪花从窗洞飘落进来。

……

正在低头回忆往事的舒静仁猛然间感觉到身边站了个人,顺着脚往上看,原来站在她面前的是徐素琴。他很吃惊,她怎么来了?

昨天,他虽然把今天要回无锡的事告诉了她,却没把车次和时间告诉她,本想是不让她来送,知道她很忙,有很多事要做。

徐素琴是上海人,关于她的家庭底细,舒静仁是后来才知道的。她父亲是上海“利泰橡胶联合企业”的董事长,该企业是当时上海十几家橡胶企业中规模较大的,主要生产汽车轮胎、胶鞋套靴之类的橡胶制品。抗战爆发前,为保存民族工业,国民政府动员所有较大企业撤离上海,迁往大西南。她父亲走之前要求她同往,她以继续读书为由留下来,并以家庭为掩护,从事地下反日活动。

徐素琴说,如果不是查火车时刻表,险些误了送行时间。那时候,每天发往无锡的火车只有一班。她把手里提着的水果交给他,说是给他父亲的。水果很沉,装在一只草编手提袋里。舒静仁很感动,她来为他送行,还惦记着他的父亲。

两人坐在候车椅上。舒静仁告诉她,这次回无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来上海,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如果战争结束得早,也许会来上海继续读书或找工作。徐素琴说:“将来的事谁也说得不准,这场战争恐怕短期内很难结束,你回无锡去,无锡那边的情况也不比上海好到哪去,你要多加小心,等局势稍有好转,我会设法和你联系,你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写信来,我会尽力帮你。”

火车开始检票，两人站起来，一同走到检票口，然后隔着栅栏挥手告别。战争年代的分别，也许日后能重逢，也许就成永别。

蒸汽机车拖着长长的白色蒸汽“咣当咣当”地驶离了上海站，坐在火车上，透过窗玻璃看着千疮百孔的上海站，他又想起了与徐素琴的第一次见面……

那还是去年冬天的事，也是个晚上，他从学校图书馆返回租住地，刚转过一个街角，迎面过来个步履匆匆的人，来人戴着顶大棉帽，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衣，脸深深地埋进衣领里。当时舒静仁两手揣在裤兜里，只顾低头赶路，没太在意对方。与之擦肩而过时，那人突然朝他怀里塞进一张纸，抬头看时，人已走远，片刻就消失于街角拐弯处。

就着昏暗的街灯，他拿起那张纸片凑到眼镜前来看，不由惊出一身冷汗，只见纸片上写着：“不做亡国奴，全民奋起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原来是宣传抗日的传单，是钢板刻写油墨印刷的那种，上面还散发着油墨的气息。看着传单上铿锵的字句，年轻的舒静仁只觉浑身的血都在沸腾，同时又感到背后有股寒气袭来，上海毕竟被日军占领，租界虽然没日军，但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没爆发，租界为保持中立，禁止一切公开的反日活动，被抓到是要蹲大牢的。

看完传单，舒静仁只觉得心都快跳出了嗓子眼，举目四望，四周寂静无人，他迅速把传单撕得粉碎，连纸屑也不敢扔在街上，全都揣入了裤袋。他暗自庆幸刚才的那幕没人看见，却莫名其妙地为刚才那个塞传单的人担忧，不由得回头朝那个方向多看了几眼，虽然那里已经没了人影。

他回过头来，打算继续走自己的路。然而，就在他刚抬腿往前走了几步，身后忽然传来了急促的警笛声，这种声音他经常在大街上听到，他朝发出警笛声的方向看去，发现刚才那个向他塞传单的人又照原路返回，朝他急速跑过来。

当来人经过他身边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突然伸出手，一把抓住对方胳膊。对方立刻奋力挣扎，同时伸出一只拳头来捶打他的手——尽管拳头很无力，边捶边说：“你想干什么？你还是个中国人吗？”听声音才知道，对方原来是个女性。舒静仁此时顾不上多解释，只回答了一句：“我还没忘记我是个中国人。”说着就拽着她往街边跑，原打算跑进离他最近的那个弄堂，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辆租界巡捕房的警车呼啸而至，再跑就暴露了。事不宜迟，他顺势将她推到街边墙角站定，伸出双臂，将她紧紧抱住。被抱住的人竟然也没再挣扎，任由他紧紧地抱着，反而是摘下棉帽，露出了女性容貌，另一只手悄悄地摸到身后

的邮筒，反手将剩余的几张传单塞了进去。

巡捕车停在他们身边，下来几个蓝眼睛红头发的巡捕，围着他们转了几圈，见到的是一对激情相拥的情侣，没见其他异常，转身返回车上，巡捕车拖着怪叫声远去。

巡捕车走远，舒静仁放开抱着的人，这才仔细端详起对方。对方是个很年轻漂亮的女孩，圆圆的脸蛋，齐眉的短发，也许是受到刚才的惊吓，也许是刚才拥抱得太紧，她的脸蛋红扑扑的，鼻尖沁出了细汗，胸脯急促起伏着。

对于刚才的掩护，她用含笑的眼神表示了感谢，然后就低下头去，默默朝前走。与来时步履匆匆不同的是，这回是散步式的。

舒静仁跟在后面，很想问她些什么，但没问得出口，这年头，有些事情是知道得越少越好，何况问了也不一定会有答复。

就这么无言地走了一段路，她突然站住，叫他别跟着她，要他回去。舒静仁嘴里答应着，却还跟在后面。她再次停下来，叫他别跟着。他尴尬一笑，停在原地，看着她走远，直到看不见。

正因为这次偶遇，他结识了徐素琴，并在她的影响下参加了读书会。

舒老说，他感觉那天火车开得特别慢，“咣当咣当”的每个小站都停，从上海到无锡用了好几个钟头。他一路上心情急切，恨不得插双翅飞到无锡，飞到父亲身边，因暑假期间参加读书会活动，他已经一年没回无锡了。

第2章 忧心返乡

说起旧时的无锡，舒老无不充满着怀旧情结。他在无锡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熟悉那里的每条街道，熟悉那里的每座房子。他说无锡是座江南水城，很有点希腊小城的风情，特别是运河两岸的风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么迷人。

孩提时的他曾经满大街地跑，三里桥米市是旧时无锡最热闹的地方，也是穿梭于京杭大运河的商贾掮客来无锡必去的地方，徜徉于繁华而喧闹的街市，置身于车水马龙间，常常使他们这些孩子忘了回家。孩子们喜欢在大人们的脚下钻，寻找美味小吃，无锡的小吃数不胜数，独树一帜。

黄埠墩也是常去玩耍的地方，那地方有个古迹，传说是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在治理芙蓉湖时留下的遗址。其间有个玲珑别致的环翠楼，楼上有块题匾，是明朝海瑞题写，他在任应天巡抚时曾到无锡，看见此楼，兴致大发，信笔题下“玩山临水第一楼”。

再有就是“江尖”，这地方的地名很有意思，舒老说，旧时这里有很多瓦缸店，整条街都堆满了瓦缸，摞得高高的，孩子们常在这里捉迷藏。无锡方言里的“缸栈”与“江尖”发音相同，所以“江尖”因谐音而来。

还有个更好玩的地方，那就是惠山。惠山有条街，整条街都是泥人王国，孩子们往往结伴而去，到了那里便忘了回家吃饭。看艺人捏泥人是件很有趣的事，一团泥巴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捏出来的泥人惟妙惟肖。捏泥人用的是黑泥，所以没上色的小泥人都是黑色的，一排排地摆在木架上，晾干了才能上色，上了色的泥人就变得五彩缤纷，更好看了。泥人大多是成套的，装在盒子里，多的有几十个人物，少的也有三五个，印象最深的是“金陵十三钗”“十八罗汉”等，每个人物只有拇指般大小，一排排地装在盒子里。

自从日本鬼子来了后，无锡的美景不再。舒老讲到这里时，双眉立了起来，就像旧戏里面拿着大刀关公。他说日本鬼子占领无锡时，曾放火烧城，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整个无锡城几乎化为灰烬。后来，百姓又在瓦砾上慢慢地建起了一些简易民房，几年后才逐渐恢复一点生机。

火车终于“咣当”到了无锡车站。